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九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師律說

王鳴鶴曰今天下之言律者有四刑罰有律五音有律詩有律行三軍有律律者法也無律則無法施之刑罰則不中協之五音則不調言詩則無體用之三軍則無統而易亂四者均宜於律而動衆出師係民社之安危死生尤不可以不愼故易曰

師出以律此行師之要機萬世之明訓也夫旌旗斿旐所以齊衆目金鼓鐲鐃所以一衆耳犒賞刑威所以勵衆志而奮敵愾一人之身統乎千萬人而千萬人以一人之心爲心是所謂節制之師而非律何由致之耶易又有之師貞丈人吉師而無律與無師同律而非丈人與無律同故同一趙也以廉頗則守而趙括則阬同一燕也以樂毅則勝而騎刼則敗此已事之明驗昭昭也嗚呼今世之任將者可以觀矣

師律

易師之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則剛處中而爲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無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爲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應也能以中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毒害也師旅之興不無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鄒文莊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器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為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痾之疾癥瘕之癰決不可輕用毒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

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子曰律法也否臧爲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斯守法也

邱文莊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無咎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師之進以强勇也如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爲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邱文莊曰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無所失雖無功亦無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于廟堂之中遙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不

知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會徵會也羣后誓戒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衆盛之貌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朱子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邱文莊曰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內外皆通有功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蓋征之爲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所爲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爲華夷主坐視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奉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內若外無問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尊苟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智力之不齊故又必誓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愾之志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鄉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五行怠棄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左車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殺也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其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

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祖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廟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臨文莊曰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啟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爲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啟所以數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爲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啟于有扈亦謂天用勦絕其命可見古今帝王所以興師問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

所以來徂征之師有扈之傳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啟奉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征已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爲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之於祖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乃帝王相傳之心法啟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也擾亂也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

爾衆士同立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命火炎崑岡山名山脊也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又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

釐而用命也

邵文莊曰蔡氏爲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亂侯得天子討罪之權亂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竊以謂篇中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爲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爲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戒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爲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也）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邱文莊曰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啟征有扈則有誓胤侯征羲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啟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矣

泰誓王曰（追稱之詞）嗟我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祭社名）于冢土（大社）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

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郎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邸文莊曰秦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與師動衆此爲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氣之尚恃強以凌弱倚衆以暴寡言于人則強爲之辭告于神則曲爲之禱是以人命博其令發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許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甚明至顯之理卽與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絶根本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誕以爾衆士而殄絶殲滅汝之世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迪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弗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邱文莊曰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啟誓師于甘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是卽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爲言泰誓則以迪不迪爲言蓋惟用命則能迪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能迪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也）于六

步進趨七步乃止齊齊整焉夫子勗勉也哉不愆于四伐擊刺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邱文莊曰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之行止於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勇耳

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武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即至于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執夷也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奪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用兵以節制爲尚以武勇爲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之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卽申前所言之三勗哉也一勗其勿輕進再勗其勿貪

殺三勳其向武勇而弗殺降出師陷敵而能勉于
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敢戰則必
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
而致其勉然猶恐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
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嚴則號令
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木豆籩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事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邱文莊曰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
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竊以謂武
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
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

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
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也予適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
事焉孔氏曰名山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
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邱文莊曰王者之師代天致罪非其人得罪于天
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
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
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
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
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
合於天不應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

也已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況神乎神所不可闇者人決不可爲也一已爲之且不可況役使千萬人而爲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朱子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闞奮奴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

貌

彼淮浦王師之所

韓愈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亦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國

朱子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邱文莊曰先儒此語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歸班師而歸

邱文莊曰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爲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武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鋪醜虜疾而衆衆而盤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強也則不可禦綿綿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同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入覲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惟日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

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

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弓赤色一彤矢百旅弓黑色矢千秬鬯黑黍香草一卣中尊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

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邱文莊曰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于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行列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獻所

俘獲授數也馘所載耳飲至飲酒告至于廟大賞大行賞徵會召諸侯爲會

討貳討有二心者二殺舟之僑濟河先歸者以徇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頡藝頁僑祁奸命及殺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

邱文莊曰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觀選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于是乎殺牲以血全鼓鼙而釁鼓

邱文莊曰古禮天子親征祀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事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

黃幹曰臨事而敬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忽于素自無僨事速成之失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邱文莊曰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一端之能必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漢武帝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不識正步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

此爲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例則其謬者難也況與之董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厭於近爲役數以程不識之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佚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故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歸文莊曰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要當以程不識爲法而以李廣爲戒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

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兵用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雖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

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整厲諸將精加訓鍊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爲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歐文莊曰先儒爲世之爲將者威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以衆其衆愈多其敗愈甚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

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單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耳況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營伍因其見有之人稍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勅之申令之使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百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却一人既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誤吾之號令以致發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輯師戒說

王鳴鶴曰凡將帥受疆埸之任非斥壤地劾首虜無以為功此孫吳衛霍輩勛勣在旂常而聲榮垂後世蓋赫然稱隆矣顧饕功幸利者多啓邊庭之釁黷武玩寇者不免荼毒之慘老子謂兵强天下其事好還而兵凶戰危之訓所以示戒而警後者誠之史册昭昭已王恢欲誘襲匈奴身且伏誅以謝天下田晏期立功自効卒至大敗以辱皇威使安國蔡邕兩臣者之議行何至身名俱沒而大貽

中國耗斁之禍哉古昔盛王守在四夷先于自治及邊圉竊發不得已而應之此萬全之策也卽欲邀功以圖僥倖雖有甘陳不世之勲後之人且踵議之矣何况恢與晏者流耶故凡將帥有事而逗遛觀望者罪無赦無事而挑釁啓禍者亦罪無赦遂輯師戒貽我介胄之士者覽焉

師戒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無咎

程子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大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

邱文莊曰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于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入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于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顯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禽之不在田非惟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盖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子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不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盖所招也迷道不復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有如是之詳其凶雖有如是之極者而獨于復之上六言之盖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復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

理疑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邵文莊曰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于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于蔽矣若夫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于行師尤勝故一敗至于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于民雖至十年之久天道雖變遷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號好戰而國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于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子曰晉道于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悖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爾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反行

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意人之達于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愼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邱文莊曰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土稟天地之氣以爲中國之人況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人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況以詐道以行之者哉所爲若此是眞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居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

成必不免矣

邱文莊曰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邱文莊曰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

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康文莊曰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符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

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

邱文莊曰文帝此言見于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荅之如此臣謂其素無心于居位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堠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時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

語于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時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標騎將軍擊匈奴敗之巡焉者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殺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

至于蕭然發自議人其後大禍延于孫曾及闕下流血盈溝其意悔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變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帝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卽令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于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患吾邊乃無故與民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爲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卽有夷有陽卽有陰也豈有盡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患以爲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本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中鴈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
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
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
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
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于平城七日不食
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以天下爲度者也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
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
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
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
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
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
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
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

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奔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傍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

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士未吏練而賤于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勝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歐文莊曰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不獨以威也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掠我畜產是則帝王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勝之爲言發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亦非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爲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諺云古未達其言必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

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上無名之兵再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illegible]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職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河州不自欺其賢矣哉

邱文莊曰魏相先就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于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于求勝于人而必先于求勝于己乎求勝于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于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時諸羌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發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

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哉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其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雖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爲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剿戮殲絕之豈非父母之心哉

建寧中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

詔中官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
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
卑强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
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器利馬
疾過于匈奴今育晏慮討二載自許有戎若禍結兵
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幷
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
大設山河以分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耶
帝不從遣育出高栅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臣文莊曰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瘙中國之患胸背之瘭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欲伏虜又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亦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豈妄言惜帝不能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時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
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

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勅牛宏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戸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勑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

直數百錢亟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相聚爲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翻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福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于役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于治國兵威莫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處于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天綱恢恢而之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都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

于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盛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為攙衡因循以亂亡尙有可言者若高麗僻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是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役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揚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邵文莊曰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中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

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
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
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
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
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于唐而其主爲彊臣所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于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元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祖上厚恩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邸文莊曰元齡從太宗起兵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决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約約自爆矣

元宗時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

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于大夫大夫何變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衞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邱文莊曰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事于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

況彼本無罪哉

天寶中劔南李宓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粮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于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嘏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邱文莊曰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爲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爲之主假有一人死于非命困失其所以受天命爲天養民之意而有負于斯民所以奉我者矣况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大不得已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于天下慶澤流衍于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尙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知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于朝李晟曰戎

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數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大尉能鎮特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凉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奏論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相泉以分其勢將盟尙結贊文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

索瓓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瓓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瓓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瓓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

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刼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于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于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于讒邪之說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有蔽故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莫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邱文莊曰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虜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于又出幸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爲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安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道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
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
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
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
當外察其崛彊之由內省其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
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于懷柔務在攻
取不復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
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
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貸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氓以困于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于死喪而念歸萬
情卅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邱文莊曰貴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措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術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者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恆書此數言于座右非爲生人安民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爲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

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肯厭于柔服而幾爲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于高宣北狄之釁起于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羸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掘擢用旣而虜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蕩戶鈔掠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粮其致寇之

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邱文莊曰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有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而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爲王者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趁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于朝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于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歲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郎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之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過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

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謂寒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選才授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絶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鋭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任諜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臣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與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歷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耻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祈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衞霍甘陳

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與其憂是豈可謂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 鄭文莊曰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請進諜者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闢疆建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明主不可不察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

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劾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力竭食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

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于事情而急于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覇天下荀吳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效見于久遠如此

邱文莊曰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爲功人主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于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

上日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難謹亟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人一死非其責不輕今無非置數十萬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于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于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民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狎噬猾勦于犯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恭訓之使畏威而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邱文莊曰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于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爲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

其視臣之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

王江齊楊晟免等使納土李大其辭言脅慕者三百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戶其傍通江洞之衆尙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爲懷遠軍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鎭戍著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剗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于縣官蔡京旣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呂文莊曰史臣謂諸蠻溪峒步瘴非人攸焉居異居況無敢闖吾圉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費棄諸不毛而又飾姦匿鍔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姦大騁武之心一侈而燕薊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亦弱召禍敗跡所從來就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中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算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時睦寇方熾初平帝亦悔于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疆中原故地

將不復爲我有帝遂决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

之譏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于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古宦者損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羣小

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倡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飢民並起爲盜女真乘之遂至失國

邱文莊曰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邱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狥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致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時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十人

臣炎兼曰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緬甸接于日南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及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務其所有耳蓋問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遂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人君之道哉彼夷狄之主

無足怪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

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愼勿效尤

輯號令說

王鳴鶴曰國家有政事必有號令號令所以振飭紀綱整齊民志者也令不肅則民玩不一則民疑此必然之勢而兆統衆出師爲三軍之司命者乎夫三軍至衆矣人各一心人各一耳目林林總總以待于一人之身攻伐擊刺有法坐作進退有方爲將者安能耳提命若師保之訓其子弟哉是故必假號令以宣其志意明其賞罰而鼓舞介士之雄心壯識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

使人此兵家之機要將帥之大權號令一行卽君命有所不受況其他乎孫武斬宮姬而兵可使赴水火穰苴戮莊賈而士卒奮死力爭先亞父屯軍細柳約軍中不得驅馳至令天子按轡徐行噫是可以識其大都矣乃今之時何時哉權柬于中制而勢分于外監一令未施輒虞掣肘何異縶騏驎之足而責千里緩鴟鶚之翮而望九霄耶柰之何不令豪傑之士聞風而解體也嗚呼惜哉

號令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誥四方

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邱氏曰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佈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姤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邱文莊曰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與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爲順而不拂道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邱文莊曰先儒謂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

巽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發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語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發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發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發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誰其失於詳審輕爲條款披既行之後往往移桂虧齡有所牽制紛疑而不可行爲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發布人牽言慮以觀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子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維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

汗詔如汗之出而不及也

邱文莊曰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腸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邱文莊曰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

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在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亂根不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敎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邱文莊曰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敎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旣訓廸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于下由內而行之于外必假命令以達之于末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旣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

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也謨謀也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告

朱子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邱文莊曰人君欲示謀謨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爲一身而必爲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爲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之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爲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斁其之於一時者可以爲法於百世矣後世世王淺謀輕舉容易

發爲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雖有可行亦惟可弼於一時不可試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爲泛常一旦遇大倉卒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于不可救藥可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邱文莊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臣君出命君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臣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也臣侵君命則不知所

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不知所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邱文莊曰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推繩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如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爲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旋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邱文莊曰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眞有此實惠然後爲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欠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武德化之成所以有歉於帝歟

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勸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

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邱文莊曰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出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况以德音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若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于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驁之虜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

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曰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爲永式

歸安張曰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爲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緊

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繼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

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禮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庶幾政令淸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邱文莊曰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爲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爲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欲

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爲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行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邱文莊曰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爲臣而發范氏之言爲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已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

鶴按號令之頒雖皆王者之事然將受王者之命分閫之事以身任之故號乃欽司慎乃出令不可不知也惟能以公滅私則士卒用命矣

國朝行軍號令

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者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凡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荅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凡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

聚爲一處擊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夾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軍馬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遇臨陣戰失其本隊攙入別隊者不拘○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因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凡對敵之際一隊遲看一隊有不齊力前進者戰勝之後許遲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凡管軍頭目須愛卹軍士軍士所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在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羸弱不堪者攙人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己有馬臨戰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匹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點閘有故違及將軍器抛失或盜賣者俱重罪○凡軍士行裝該管官旗時行點閘

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入别營别隊違者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荅號不得者擒送辨驗果是奸細照例賞故不荅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若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呼營違者論罪但夜門有喧譁者即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治以重罪○凡行營須待大營旗纛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壘探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服諸物及盜驢馬牢殺并潛掊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騾猣者即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喇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其每日行營

不許在途燒飯違者并本管頭目皆斬下營搨并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蔽自用○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即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照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令者須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問哨馬營及四面砲銃者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遲不許頃刻慢○凡掠陣官臨敵時視有畏避退後者即許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之以憑賞罰○凡臨陣令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當先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即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勘合以憑陞賞○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凡見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塵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積蹤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許久近隨即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

賊人并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凡功次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勸合無勸合者不准陞賞。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正統十四年令每隊伍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頭目軍士死生相顧臨陣有進無退若頭目不顧軍士先自退怯者掌令官即斬其首則選頭目代之若軍士不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准常功陞賞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全隊頭目不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者斬首至二十人者斬首不與承襲至三十人及全隊斬首籍沒其家凡軍士頭目應斬而有奇功者量與贖免其總兵官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二級至五十隊以上罷職全軍退怯者斬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行軍之際有敢搶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縱容軍士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梟

首營門軍士並皆處死軍中及募新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事機者逡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聽總兵號令者斬○成化元年令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許○宏治十三年奏准凡官軍選有征調點選已定避難在逃者依律問斷若征期已過發宣府獨石等處沿邊哨瞭半年滿日回衛若仍發出征及哨瞭而復逃者依從征私逃再犯者律處絞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